





程子抄釋卷之五

後學呂柟抄釋

揚迪錄第十二

伊川語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

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

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

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

亦可通又問如荆公同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

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後

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盡支離了釋物以身所臨處格為先凡思慮籌畫講問皆



是格

問古之學者為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為己是要為人曰

須先為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為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

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釋才為己便能及人人已通

問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及

正乎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一本作累其心學者未到不

動處須是執持其志釋有有二義一曰先立二曰後留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

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儲貳使九四近君作儲貳亦不害但

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作得三百八十四

件事便休也

釋如此看易則凡事凡物皆可通矣易只是通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

自有賢人用眾人自有眾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

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曰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

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釋易是活法

謝師直為長安漕明道為鄆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

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

先生答曰據其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

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

非深知易道者不能釋如此看易可使人人皆知道矣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

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釋山中有一天亦是常事不

當以須彌芥子論也

揚雄韓愈說性正說着才也釋才與性同出而才所以盡性也

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正言

性之本釋孔子說性闕與孟子同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

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忤逆

終不怒便是好處釋君實任理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願為先說

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

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

何害先生終不言一本云先生曰某斷不說釋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意但程意

字問孟子還可為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

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否曰只是門人錄

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

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有錯字若以

心為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可看孟子

必不以夷惠為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問之

不



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後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如此

子言其大程子校其詳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

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已者獨

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釋王程二氏之道如水炭

張公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辦事因舉經引證介甫乃曰

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哉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

白此道只這便是不會讀書

釋哉便以博覽為讀書矣亦與介夫之見同

謝良佐與張繹說其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不

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

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閑

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

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周是若謂只

有這些子却未敢信

胡云本注朱子權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錄之悞也釋此戒

懼於不親不聞者也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

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釋據此則小序不可改矣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



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不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無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

乃知到任不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糧戶部索前

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舊例初入京官

料錢曆其意謂朝廷起我便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戶部

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

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

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為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

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

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釋此便用

古今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

節令命婦進表賀范趙問先生先生曰某起自草萊三辭

後受命豈有為妻求封之理又問乞恩如何曰只為今士

大夫道得乞字慣又問封父祖曰其說甚長釋其說甚長富哉信乎

范堯夫為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

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忽遣人追及之回至門頭僧

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嘗言

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

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此一國之福也堯



夫方喜先生却云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即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只此物事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事却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為帥死君子小人須是切已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思量堯夫乃嗟嘆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釋此仁義不遺後其君親之義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家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穎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

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已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一作太

執求為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釋此周公握吐之義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来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

故人謂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

疑孟子既知繫之作天安用尤減氏釋程氏幾乎以天自處

問邢七雖為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



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之久後先生想都無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知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知怨天尤人真孔氏學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

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

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

之足之蹈之者

釋書一也只看人如何讀便分賢愚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

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四方

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

一似面墻到讀了後便不面墻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

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只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

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釋格物便要識意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

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

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

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

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

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釋迹以告中人以下心以告中



人上文子  
恐亦有所見云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  
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  
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  
自己功德釋漢以後無頌聲者此也

文中子續經甚繆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誥

又何足紀續詩之脩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

又何足采釋古鄭衛之音亦入國風諸代之錄告世變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

此乎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說諸葛亮已近王佐又

此乎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說諸葛亮已近王佐又

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

較利害當時只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然豈有人特地出

迎他却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為利君子則不然

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為又問如湯蕪弱攻昧如何

先生曰弱者蕪之非謂并蕪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蕪也

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釋此義明人心定矣若此則孔明于王佐亦未能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

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

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



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為韓王送沛  
公觀良心只是為天下且與成就箇事後來與赤松子遊  
只是箇不肯事高祖如此釋良三代之遺智也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橫

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其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

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釋正為人心難測已未明耳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

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

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

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

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

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釋氣運亦槩言就其中要人變化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二隻因見潞

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為者

某遂令取文字白潞公潞公始驚怪其當時便令問欲理

會却聞得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閣中某須理會釋此

豈止折柳之意可以見先生仁天下之心矣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容字

因問之內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

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



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  
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為始月蒸餅為炊餅皆此類請自  
後只諱正名不諱媯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  
語讀子畏於匡為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  
是其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  
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為人  
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  
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  
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  
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

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皆携筆  
在後抄錄後來見說着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仲使人言  
今後且可刻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

又講君祭以釋使人君不知進德以禍天下  
下莆田本添皆此諛臣夫故云一暴十寒

周孚先本第十三 伊川語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肯如是否曰子路  
非助輒只為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崩曠不用君父  
之命而入立強盟孔悝不合後之故也曰子路當時  
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釋子路見義必為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



看春秋黃犛隅問其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釋杜預言為丘明

張繹錄第十四伊川語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其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謹謹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

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謹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釋伊川以道自任不在官然道至事君則難泥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伊

川雖一時權語然其意自廣



發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釋即程子言以舉動為人所拘滯道不可

也行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發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其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釋伊川與孟子大行之意同謝惛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

今日吉也子曰豈為士而惑此邪也曰惛固無疑矣在已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釋信及此則止有一

耳理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為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為深耻釋養心之功可兼養身



程子與客語為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補貨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灾皆不善之致也

釋仁博者意自廣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

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

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釋無用之知正叔不費心耳故捷徑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為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其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木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



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釋此子厚不及伊川之精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

為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釋此豈止關異端乎

韓持國使掾為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益植而置之公

甚喜程子曰斯可惡已使之為亭而更為此以說公非端

人也公曰柰何人見之則喜釋會此可辨倭人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

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

安地不知其危坐頃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

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

兄弟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釋天壽不貳所以立命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

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歎

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

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

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

過也其有量如此釋此不止量也道亦如此處是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後至三大戶亦減

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

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



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後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大戶則一人以為是一人以為非何從而決三則後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釋三大戶之論似執泥不平

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釋此方是聖賢

之心以此心平天下而天下平以此心格物而物無不知矣

程子之塾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鶻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鶻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

止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

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釋趙瞻之辭適

韓公待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

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釋一言首意遠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



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

之謂也釋只看如何窮理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

雖桀距不能無是心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

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克之以至於好殺豈人

理也哉釋其要只在所養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覲亮之處瑾為得矣

使吳知遇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權也

釋當時人情時事又不知如何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

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為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

釋納券近直留而無請近厚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

天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

出寢門而子卒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

莫○釋觀忠孝視疾之言便是不致真



二程子抄釋卷之六

後學呂柟抄釋

唐棣編第十五

伊川語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編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釋讀大學知格物其下七者皆不難矣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養心又不知求

釋如知義理養心則耳目四體亦可兼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



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  
故其一曰其曾拜他其一曰其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  
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風起說大畜卦  
一作說風君貺乃起曰其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其却當  
天小畜卦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  
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温州人○釋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  
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行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  
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子復生不過以此  
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釋讀書不在  
貪多在體認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遂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  
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  
為屢空曰然驕吝實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為有已吝如不  
能改過亦是吝釋求得顏子不改其  
樂處則驕吝自化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墓墳所與莊上常合藥與  
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釋此  
擊磬  
之心也

思叔告先生曰前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日來相見  
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却不問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



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抵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字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燭火之不熄皆是意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曾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家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其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

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

時所為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

瓘却未見其已夏侯旌字節文○釋此說足盡臣子之道故碩膚之孫歷山之泣其心皆可想也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

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

招叔夷一作夷齊歸立則善伯温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

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

不為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

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公子也釋春秋書札進楚人也楚夷而

其使得錄名耳札事亦近叔齊



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  
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  
為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  
要識得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  
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  
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  
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  
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釋須高明看  
聖賢氣象出  
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  
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

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  
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遂除

侍講釋如此釋講  
官便有大效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  
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天地生物

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釋漢限田唐口分  
世業法亦古意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

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

守是也釋法緣人情及世變而  
立但當傍占則無弊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



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釋此三事人間之至大者其他可知矣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

繼之以一時

釋古者繼之以一月却六近耳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家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軍忙人曰先生試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

曰禪伯行住坐臥無不在道何謂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

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釋禪伯閑中忙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生問

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

一作三

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釋此乃覺悟僧也

公山弗擾佛聆名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為

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

故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為不善為問孔子以堅白瓠瓜

為對繫而不食者瓠瓜繫而不為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

也瓠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也

釋此豈瓠瓜義家可觀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所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特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

謂釋社稷為上地之神統言之也城隍據城地而言古人祭門行而况此乎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

釋意隨文曉解

周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為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釋信有二義未得之先者須信也既得之後者能信也

先生指庭下群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群雀集而



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  
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釋萬後皆有覺故務  
德行者在不信而信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  
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  
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

失節事極大

釋若時節便未必死  
守節而死不死矣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凡  
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邪  
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百人將  
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釋雖武王歸馬放牛  
亦太早故武庚叛

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  
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  
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  
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  
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  
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  
字項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文看禮見王巡  
狩問百年者蓋知書傳亦稱歲為年二年之說縱別無可  
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  
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鬯王可知



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釋年作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

甲為則乙為釋此任也

鮑若雨錄第十六伊川語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釋篤信者好學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志廢助長於文義上

也但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

水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此數句致好釋要在下言而行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

肯為大夫曾皙不肯為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子路冉求

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為季氏家臣只是家事安

得為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

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自見耳聞習

熟為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

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



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殺也  
除却弑父與君皆為之釋當時由求亦大難

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曾次  
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今有人  
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  
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為族弟此亦豈知為族兄  
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  
人也既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  
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  
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釋性本同善要人匪點便親切

鄒柄本第十七伊川語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  
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釋此序屢言之可知其難改也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  
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聖人寧  
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

劉氏可也釋當時劉璋亦有道義可處處而不從取之可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軍耳兵自高  
地來可勝宣王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言此地不可據英  
雄欺人不可盡信釋兵家言多視不勝猶勝



荀爽後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釋爽豈夫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揚雄長解經未必皆當

然味其言大槩然矣釋毛詩多依大序故得多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其

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生其母

之方柰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

漢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釋庶見幾於其失故難及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誦讀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

前反覆細繹六十以後著書釋此却與志學次第異矣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釋心體無窮也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建

言選官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遠紛華養心性釋經

止口說容觀心如正叔志可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釋心在於文久亦精深雜念去也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釋四端以信而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釋孔子伊惠亦有不同



暢大隱本第十八語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

發之前則學之至也釋此言不極太速乎此恐非為大隱語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具積力

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

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

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

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釋三子各就其所見處通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

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釋德性之知亦或假見聞但不恃焉

耳故舜孔亦思見聞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

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

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

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

之際而已矣釋下學即上達灑掃應對便是窮神知化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釋權與功名皆在外者故有害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釋君臣各有體

孔子曰張也慾焉得剛其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

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



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  
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  
為能窒欲曾子之省窒欲之道也釋學問根源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  
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  
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

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畧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  
於身君子弗學釋內本之學其有所見者乎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  
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釋君子之學  
貴貞而德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

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釋實勝善也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

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

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釋顏子惟一耳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

貴詳貴於順而已矣釋窮理為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  
之所存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克之化且晝之所害為夜



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釋清明在躬即有事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

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

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

句句而求之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

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釋如此求索則聖人在目前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戈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

之盛使之然故耳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

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

哀哉

釋後使亦係聖

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者

也

釋善不過義與實耳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其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

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釋漸進則漸妙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

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釋中人被化則

多從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

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釋得師不信亦難

盛德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釋傳一也但不同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本也釋外者非內也後者非先也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釋此中庸思知人知天之序行亦非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釋仁誠至矣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

喪已釋此大小內外之效也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釋未之思耳

使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

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為君子者

也釋疑人者也疑已也



二程子抄釋卷之六

二程子抄釋卷之七

後學呂柟抄釋

朱光庭錄第十九

性靜者可以為學

釋性動者習靜亦可學

學在知其所為又養其所為

淳○釋能知者必能養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

正○釋此有為而發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已物

淳○釋心得須自驗

默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釋默識亦深程

子看似太淺乃與善問對

學始於不欺闇室

釋過此坦然行矣



學者多蔽於解釋注疏不須用功深釋始學亦難免解釋既喻矣即當超然也

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釋不定亦係未勇若到仁後更何消言把捉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斷輪誠至則不

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

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淳○釋習熟自化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

位皆知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姑

婦生無共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

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祭酒四時

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

訖則藏主於北壁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

寒食則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

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扃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

也釋此禮甚近人情與卜吉也冬至祭始祖等說又異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南喪

多言北釋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音

出陰陽自然之義

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是則吾又何校焉是以

君子未嘗校也伯淳○釋是非皆不可尤人方知天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伯淳○釋惟此忠信為難

四言三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茂叔謂荀子元不識誠伯淳曰  
既誠矣心焉用養故荀子不知誠釋誠有二用荀言亦可  
取故大學言誠意中庸  
言誠身豈  
不可邪

陳淵拾遺第二下

孔子生而知之者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所以教  
人也三十有所立四十能不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命六  
十聞一以知百耳順心通也凡人聞一言則滯於一言一  
事則滯於一事不能貫通耳順者聞言則喻無所不通七  
十從心然後至於命釋孔子實如此用  
來非但為教人

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

也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

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釋矢作  
陳解是

李參錄第二十一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  
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釋惟篤實能格  
人心即此是學

質夫曰盡心知性佛亦有至此者存心養性佛本不至此

先生曰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惟聖人乎釋佛之盡心知  
性與吾儒異耳

蓋雖大而  
實小也

馮理拾遺第二十二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墮而云墮霜不云夷伯之



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灾人事不勝則天為灾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釋漢儒亦有大義在但指應太遠致人不

耳信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釋於易上或作去或添

易只是行此四德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釋看月令如看易卦隨事立文耳但弊在學撫五辰大過

耳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合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

於命可也

釋人事盡處命可立

羅從彥拾遺第二十三



論語曾子有子弟子論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川

釋恐論語亦曾有二子所記而其門人筆之耳

灌以降神禘之始也既灌而往者自始以至終皆無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不知者蓋為魯諱知自此事而正之其於天下如指掌之易

伊川○釋此解明實

### 胡安國家本第二十四

明道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

不其怨乎

釋欲學者照如此學忠恕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

斷而不惑者鮮矣

釋寧欲甚難耳

思慮不得至於苦

釋苦則不能自得

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須要博識是所切用也

釋有切用處雖博識

何害然須種種辨別得聲色臭味方可是甘受和也

為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釋除是有仁智心者方能

為

程子與侯仲良語及牛李事因言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

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

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

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此等事教他們自做未必不勝如吾

曹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

尹子親注云此一段可疑○釋此必有機括轉



移恐未  
可疑也

伊川在經筵已聞上盥漱噴水避蟻他日先生進曰願陛

下推此心以及天下釋此與孟子  
子意同

程子墓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

人於惡釋此須有作  
用感化者可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釋

動竹者  
自然也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於此

致力盡心而於何所釋一致力盡  
心便是仁

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

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情則無不善

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為車或可以為輪其才也

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

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為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惟自棄自暴則不可與為善釋性才皆出於  
天其氣同也

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

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

顏子矣侁未達以告鄒浩浩曰夫人所造如是之深吾今

日始識伊川面釋樂家難尋若到得後方有所  
樂耳於世人之憂盡忘之矣

胡文定公集記此事云安國嘗見鄒至完論近世人物因



問程明道如何至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却不得比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比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至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至完却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伊川却問曰尋常說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見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穎昌有趙均國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却

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也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又

震澤語錄云伊川問學者顏子所樂者何事或曰樂道伊

川曰若說顏子樂道孤負顏子鄒至完曰吾雖未識伊川

面已識伊川心何其所造之深也

釋樂便是道而人未之識

伊川先生將屬纊時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

也語絕而沒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

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耶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

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

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

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



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尹子曰注云此

此差必矣雖伊川繼太中主祭亦未必然

明道見神宗論人材上曰朕未之見也明道曰陛下柰何

輕天下士上聳然曰朕不敢朕不敢此段見行狀無上曰朕未之見也一句

釋有本者之言自能感動君上

子曰游酢得西銘誦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

也能求於語言之外者也此一條已見於大全集然頗有缺誤故復出此○釋定夫之解

雖明白恐亦是

崇寧黨禁方嚴子徙居龍門之南止南方學者曰苟能尊

所聞力行所知則可矣不必及門也釋此固向晦之意恐亦有為而發

或問范祖禹曰或謂夫子有言曰人有篤志力行而不知

道者信乎祖禹曰吾嘗聞之夫子有所指而言之也釋道

聞聞之雖夕死可矣篤志力行恐未盡耳

### 游酢拾遺第二十五

問文中子圓者動方者靜先生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

體方釋王以用言程以體言

初見先生次日先生復禮因是安下飯食穩便因謂君子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簞瓢陋巷

何足樂蓋別有所樂以勝之耳伊川○釋別有所樂富貴換不得也

問佛戒殺生之說如何曰儒者有兩說一說天生禽獸本



為人食此說不是豈有人為鱗虱而生邪一說禽獸待人而生殺之則不仁此說亦不然大抵力能勝之者皆可食但君子有不忍之心爾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舊先元嘗見一蝎不忍殺放去頌中有二句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伊川釋力能勝之語恐誤傳蝎傷人則殺之乃法之正也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壘天地皆不孤也釋所謂不孤不必此黨只天下

歸仁便是

王蘋春秋錄第二十六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

法釋詩書易皆前聖言春秋夫子自作即詩書易之用也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釋春秋以獲麟絕筆豈得

無意可知其志之所始矣

或言絕筆後王者可革命大非也孔子時唯可尊周孟子時方可革命時變然也前一日不可後一日不可釋革命在人心

看

建陽大全集拾遺第二十七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氣獨聖人未嘗無懼也  
臨事而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  
我欲仁斯仁至矣但中其節則謂之和釋此便是七情之正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  
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賊  
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釋荀失於言揚失於行其過均乎  
揚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言便不是了釋此言足以革作文者之弊故文勝則道微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之外別立得這箇

義理便道中庸矣

道一作到釋此是穎悟

向日與向火意思別火只是一箇酷烈底性日則自然一

般生底氣便與人氣接

釋冬向日夜向月知向火水矣

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子夏所能為必得於師傅也

釋

子夏亦下可小看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

體通論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釋易皆為德行

而發其淺處為爻象深處為神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

儒撰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

釋洪綱大目非周公不能定隨



增附皆不出  
周公之規模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於行事動容周旋中

禮得之釋據此可以修已可以觀人

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是熟玩聖人氣象不可止

於名上理會如是只是講論文字釋纔玩氣象便於自已動靜止用功矣

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煞到上面也釋二子通悟

君實近年病漸較煞放得下也釋止是能用人言

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人臣之義昔事建成而

今事太宗可乎釋此大義急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

釋薛公據當時事勢言

趙襄子姊為代國夫人襄子既殺代王將奪其國夫人距

戰是也身為代國夫人社稷無主獨當其任義不可棄社

稷以與弟則戰而殺之非姊殺弟也代國夫人殺賊也釋

婦如是烈

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

道廣釋寔志遠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

甚君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

至也若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窮啓僭奪之端其



惡大是殺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為聖明之主不可諱也太宗與建成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釋道重大綱不然皆苟而已

觀太學諸生數千人今日之學要之亦無有自信者如游酢楊時二三人游其間諸人遂為之警動敬而遠之釋此見宋

治不及於漢亦於作士處上之

先生自少時未嘗乘轎頃在蜀與二使者遊二峽使者相強乘轎不可詰其故語之曰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若疾病及泥濘則不得已也二使者亦將不乘某語之曰使者安可不乘既至留題壁間先生曰毋書某名詰其故曰

以使者與一閑人遊若錚客當不竟不乘轎亦不留名釋

曉字未

村酒肆要之蠹米麥聚閑人妨農工致辭訟藏賊盜州縣

極有害釋此亦極有驗

汝之多癭以地氣雍滯嘗有人以器雜貯州中諸處水例皆重濁至有水脚如膠者食之安得無癭治之術於中開鑿數道溝渠洩地之氣然後少可也釋少字下疑有晚字

酒是麴蘖為之以亂其氣人苟持其志則不到於亂乃知

飲食須德持之未有害也志之為力極可怪釋只酒後把持便驗得志

能帥氣



今人家買乳婢亦多有不得已者或不能自乳須着使人  
然食已子而殺人之子不是道理必不得已用二乳而食  
二子我之子又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能為害或  
以勢要二人又不更為已子而殺人子要之只是有所費  
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釋此亦仁術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無理會得日

月此冥然而行者也釋知我則知天地日月

凡人有斗筭之量有鍾鼎之量有釜斛之量江海亦大矣  
然尚有限惟聖人之量與天地並故至多不盈至少不虛  
凡人為器量所拘到滿後自然形見本朝向敏中號有度

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也王  
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  
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室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  
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背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  
綾寫一卷與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釋量要先有識而後大

問古人所謂衣冠不正無容止為身之耻今學佛者反以  
為幻妄此誠有理否曰只如一株樹春華秋枯乃是常理  
若是常華則無此理却是妄也今佛氏以死為無常有死

則有常無死却是無常釋死生順有不願偷生者矣

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良卦可了釋良卦尤廣而切法華本



音亦

時紫芝集微言第二十八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

恐未安

釋言天地不仁語雖巧於義亦

或問記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先生曰今母保養赤子其始何嘗學來當保養之時自然中所欲若推此心保民設不中其

所欲亦不遠因說昔楊軾為宣州簽都一日差王其為杖直當日晚有同姓名者來陳狀乞分產軾疑其杖直便決替了赤子不能言尚能中其欲民能言却不知其情大抵只是少察

釋少察處便是少仁

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減盡便無事

釋懲忿窒欲是減

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為恕矣

釋言忠恕不可

折折則恕無所本忠無所用

尹子曰伊川先生嘗言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

釋大學亦是心法

范文甫問四象子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子曰言四方

釋皆以其近而告之然何者非四象也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  
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釋漢儒多借經生  
義還是有用之學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釋儒所  
學者王

道耳豈  
止言同

或問劉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曰然則宜如何曰尺蠖  
之屈以求伸也踈遠小臣一旦欲以新聞舊難矣釋當蕡  
之時而

又無蕡言乾坤毀矣待致位  
高得君深而言則已六化矣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釋文  
末也

李朴字先之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

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釋能仁則能集義  
子先恐亦有病

子謂尹焞魯張繹後俊恐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釋尹  
張其

後也  
驗

尹子張子見先生曰二子於某言如何尹子對曰聞先生  
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先生之學繹亦不如焞

先生欣然曰各中其病釋觀此程門師  
弟子言甚真實

王信伯問學於伊川曰願聞一言先生曰勿信吾言但信

取理釋程子以  
理自處矣

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  
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



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西室所聞云田夫釋未者誤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

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釋起人敬亦非細事

朱公揆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顯道在坐公揆不語伊川

指顯道謂之曰此人為切問近思之學釋程子不上稱顯道亦以覺公揆耳

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

釋此抑揚進退人物之方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斂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

食其舌鼻猶不害惟伏地甚者遂致并腹腫背冷故未三

日而斂皆有殺之之理釋揚此則三日小斂也宜

學者要先會疑釋疑便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釋帝正月擬王正月乎未必然

章氏之子與明道之子王氏婚也明道子死章納其婦先

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饋送一皆

謝遣章來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君乃其父之

罪人也釋程子此處亦難矣

范堯夫經筵坐睡先生語人曰堯夫曾中無事如此有朝

吏入朝倒執手板先生曰此人曾中不是無事釋坐睡恐亦未善若

倒執手板者亂矣

陳經正問曰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



我身之為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釋陳言

或問涵養曰若造得到更說甚涵養釋始造亦要涵養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釋定心只有知止一方

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

天地釋須會觀自己方能見天地聖人

朱公琰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

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釋此便見子瞻害道

尹子曰馮理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生教誨今有

一竒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

頤亦有竒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飽釋此豈惟可解馮理乎

宗寧初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眾聽尹焞張繹

為之羽翼遂下河南府體究學者往別因言世故先生曰

三代之治不可復也有賢君作能致小康則有之釋此雖有感而言自是

言自是實事

尹子曰邵堯夫家以墓誌屬明道許之太中伊川不欲因

步月於庭明道曰顛已得堯夫墓誌矣堯夫之學可謂安

且成太中乃許釋步庭中月而始誌堯夫亦謂有所得乎

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

先生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釋與叔此言太過蓋

後游程門後發不若伊川言平



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喪事是日也祀明堂禮成而二蘇往哭温公道遇朱公琰問之公琰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為慶吊不同二蘇悵然而反曰麀糟陂裏叔孫通也言其山野自是時時謔伊川他日國忌禱于相國寺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語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食素正叔曰禮居喪不飲酒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材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釋蘇也學成文章何用乎

伊川主温公喪事子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

熟也又曰軾聞居喪未菹讀喪禮太中康寧何為讀喪禮

乎伊川不答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

喪禮乎

釋伊川不答者知其諱也

或問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以十日為

舉業餘日足可為學然人不志此必至於彼故科舉之事

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釋即科舉亦有學

明道先生每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

則直曰不然

釋此見二子之和介

謝顯道崇寧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

職陳貴一問謝顯道如何人先生曰由求之徒

或云建中



能信其師矣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釋此明道仁義並有存處

陳經邦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向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創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釋齊一變至魯之意

范溫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蒲輪未至且躬耕先生聞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釋程子可謂知思叔矣

范淳夫之葬先生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一物葬之日招在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

獨完

釋此可謂厚淳夫矣

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矻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



之曰東銘西銘自訂亦必

二程子抄釋卷之七

二程子抄釋卷之八

後學呂柟抄釋

傳聞雜記第二十九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飯之語熙寧初程伯淳入臺為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飯分廳向火伯淳為予言見差史王得臣字彥輔釋聚廳喫飯便可觀

正叔先生曰樞密院乃虛設大事三省同議其他乃有司之事六部尚書之職然藝祖用此以分宰相之權神宗改

官制亦循此意釋此亦互相類頤之意

治平中見正叔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



為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為者患人不為耳見呂氏家塾記○釋與酌

在人雖恒產亦有法存

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云是公平生

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見呂氏發明義理釋正叔深知君實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戊寅內侍至資善傳旨權罷講

一日二十七日庚辰資善吏報馬宗道云上前日微傷食

物曾取勸藥熱未能久坐令講讀少進說是日正叔畧講

畢奏云臣等前日臨赴講筵忽傳聖旨權罷講臣等其驚

聖躬別無事否上曰別無事自初御邇英至是始發德音

釋德音發聞之難如此非正叔不能得一語

二月十五日戊戌正叔講一言可終身行之其恕乎因言

人君當推已欲惡知小民饑寒稼穡艱難明宗年六十餘

即位猶書田家詩二首于殿壁其詩云進說甚多釋此勝於

講一部四書

三月二十六日戊寅正叔獨奏乞自四月就寬涼處講讀

二十八日移講讀就延和釋忠臣委曲如此

四月六日丁亥講讀依舊邇英閣顧子敦封駁以為延和

執政得一賜坐啜茶已為至榮豈可使講讀小臣坐殿上

違咸造勿褻之義持國微仲進呈令修邇英閣多置軒窓

已得旨而呂公方入令修延義閣簾內云此待別擘畫省



知何所也

釋豈惟王上不可易回顧子敦亦士人也何取義而沮之乎

十五日丙申邇英進講邇英新修展御座比舊邇後寬數尺門南北皆朱漆鈞窓前簾設青幕障日殊寬涼矣右范太史

日記

先生離京曾面言令光庭說與淳夫為資善堂見畜小魚

恐近久難言託淳夫取來投之河中數次朝中不遇故因

循至此專奉手啓幸便為之

朱給事與范太史帖

元符末徽宗即位皇太后垂簾聽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謂邵伯溫曰元祐后之賢固也論

者之言亦未為無理伯溫曰子其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

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

廟母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為不可非上以

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言得矣

釋此得伯溫解

元豐八年神宗升遐遺詔至洛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

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

顯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顯獨除監司顯不

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

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

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心先分黨與



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  
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惡未艾也君  
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  
此時范淳夫朱公琰杜孝錫伯温同聞之釋革弊只怕有  
已意在故古不

以入  
廢言

荆公置條例司用程伯淳為屬一日盛暑荆公與伯淳對  
語公子雋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荆公曰所言何事  
荆公曰新法數為人沮與程君議雋箕踞以坐大言曰集  
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悞矣伯淳  
正色曰方與叅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雋不樂去伯

淳自此與荆公不合

釋安石有子如  
此難論政矣

元祐初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為崇正  
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之  
潞公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頓  
首謝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  
恭議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  
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  
也識者服其言釋正叔既知自  
處又知處人

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  
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



佞介甫以為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范堯夫辭修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很恨眾人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眾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釋凡伯淳言皆處世之道可謂高遠矣

伊川先生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言而老父徑去

釋世亦有如此

老但言無心亦不是頭談法求濟之之道可也

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敝廬廳後無門由旁舍委曲以出先人既沒伯溫斲盡壁為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先生規畫必有理不可改作伯溫亟塞之伯溫初入仕侍講曰凡所部公吏雖有罪亦當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意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未經杖責者宜慎之恐其或有失也

右七事見邵氏聞見錄○釋此便是制情之方矜恤之實也

明道在穎昌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後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家會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



南矣先是建安林志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某此  
中無相益有二程子先生者可往後之因使人送明道處  
志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  
時謝顯道亦在謝為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  
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  
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後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  
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釋楊謝初起便不同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常愧  
此四字釋此賢希聖之實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右四條見龜山語錄釋此非但伊川

亦原明早見

扶溝地卑歲有水患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  
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  
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  
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  
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  
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  
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  
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右見庭聞藁舒揚公之子迥所記釋賢人所至便存心於愛物



朱公琰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

尺釋春風臘雪皆一意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進講必博引廣喻以曉悟人主范堯

夫曰先生怎生記得許多先生曰只為不記故有許多若

還記却無許多也釋只仁忠之心切故推之即通

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

有泚其憤悱如此右見侯子雅言釋只此便可學

和靜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莫太洩露天機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

猶自人不解悟補寬錄云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呂堅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

和靜嘗請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如

何和靜曰莫只是樂不伊川曰樂亦沒處着釋只是無所累耳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釋只當教之以

道施之恩

暇日靜坐和靜孟敦夫名厚頴張思叔侍伊川指面前水

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才著物便搖動釋若外物則不可着

一日置酒伊川曰飲酒不妨但不可過惟酒無量不及亂

聖人豈有作亂者事但恐亂其氣血致疾或語言錯顛容



貌傾側皆亂也釋此亦近人情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鬚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

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者富貴榮

達即不須學也釋富貴榮達若不學則亦淫矣

鮑若雨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太學謁告來洛見伊川問

堯舜之道老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伊川曰

曾見尹焞否曰未也請往問之諸公遂來見和靜以此為

問和靜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

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又如事父孝

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

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復以此語白

伊川伊川曰極是縱使其說亦不過此右八事涪陵記善錄馮忠恕可記尹

公語○釋此可謂發揮明白人可着力求矣

游定夫酢問伊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便可馴致於無聲無臭否伊川曰固是後謝顯道良佐問

伊川如定夫之問伊川曰雖即有此理然其間有多少般

數謝曰既云可馴致更有何般數伊川曰如荀子謂始乎

為士終乎為聖人此語有何不可亦是馴致之道然他却

以性為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似此馴致便不錯了釋步皆

法



楊子安侍郎學禪不信伊川每力攻其徒又使其親戚王元致問難於和靜先生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先生曰固是只為開眼即是病王屈服以歸伊川自涪陵歸過襄陽子安在焉子安問易後甚處起時方揮扇伊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後這裏起子安無語後至洛中子安舉以告和靜先生且曰其當時悔不更問此畫後甚處和靜以告伊川伊川曰待他問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權也先生舉告子安子安由此遂服釋此只是自得方有此言伊川與和靜論義命和靜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靜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為也奚以命為伊川大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

寺僧撞鐘和靜曰說着靜便多一箇動字說動亦然伊川

領之和靜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釋此其簡易矣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其篤

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其言語故其學

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

坐便嘆其善學釋靜坐為始學者設

先生曰伊川常愛衣皂或埽褐紬襖其袖亦如常人所戴

紗巾背後望之如鍾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

然不曾傳得樣不知今人謂之習伊川學者大袖方頂何



謂先生在洛中崇奉累昌黎釋學不在衣冠上

先生嘗問伊川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伊川曰到這裏只得點頭釋首肯處難言也得此何謂止見為魚

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釋此便是論語

先生曰張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心養性事

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伊川曰子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釋事天不是一言便了釋氏恐亦不知天

謝收問學於伊川答曰學之大無如仁汝謂仁是如何謝

久之無入處一日再問曰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

之端非仁也謝收去先生曰其謂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

謂也先生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釋涵養方得之于已更不

如孔孟說仁者人也切

謝顯道久住太學告行於伊川云將還蔡州取解且欲改

經禮記伊川問其故對曰太學多士所萃未易得之不若

鄉中可必取也伊川曰不意子不受命如此子貢不受命

而貨殖蓋如是也顯道復還次年獲國學解釋命在天要人安

韓持國與伊川善韓在穎昌欲屈致伊川明道預令子姪



使置一室至於修治窓戶皆使親為之其誠敬如此二先生到暇日與持國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後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

賞○釋此錫類之教亦以報持國之厚也

先生聞於持國之子彬叔名宗

王介甫為舍人時有雜說行於時其粹處有曰莫大之惡成於斯須不忍又曰道義重不輕王公志意足不驕富貴有何不可伊川嘗曰若使介甫只做到給事中誰看得破

釋有所雜者終必露

伊川歸自涪陵謝顯道自蔡州來洛中再親炙焉久之伊

川謂先生及張思叔繹曰可去同見謝良佐問之此回見

吾有何所得尹張如所戒謝曰此來方會得先生說話也

張以告伊川伊川然之

釋非心解力行亦不能會得說話

周恭叔行已自太學早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

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鬢遂

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然其

進銳者其退速每歎惜之周以官事求來洛中監水南糴

塲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

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

義理伊川歸洛先生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



得不害義理

又曰以父母遺體偶媾其可乎。釋人心難持如此娶瞽亦是初強。

温州鮑若雨商與鄉人十輩久後伊川一日遣之見先生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先生曰賢總只為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為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先生曰曲禮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亦是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次日先生見伊川伊川曰諸人謂子斬學不以教渠果不是先生曰某以諸公遠來依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為他說萬一有少

差便不誤他一生伊川領之

釋尹氏可謂得程氏之傳矣

王介甫與曾子固肇善後法之變皆曾子酌之晚年亦相睽伊川常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以子瞻定後法凡曰元豐者皆用意更改當時若使子固定必無損益者又是他黨中自可杜絕後人議也因其睽必能變之况又元經他手當知所裁度也此坐元祐術故也伊川每曰青苗決不可行舊後法大弊須量宜損益此段可疑

伊川論國朝名相必曰李文靖

釋當時已稱聖人

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坐問正月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



往穎昌見韓持國蓋韓八十也春中往造焉久留穎昌韓  
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  
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標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  
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後容道吾意彬叔侍食  
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  
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正謂此爾再  
三謝過而別釋此可以知進退取予矣

王子真隄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  
或人來尋慎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  
子真晚歸又一日忽戒灑掃又於劉丐茶二盃炷香以待

是日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子真曰  
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  
其名謂其為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庵是日  
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  
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  
將以奉侍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  
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濟心靜而明也先生問於伊川  
伊川曰靜則自明也釋此中亦有感應之機

孟敦夫厚來伊川又從王氏而舉業特精獨處一室糞穢  
不治嘗獻書於伊川伊川曰子孟厚初時說得也似其後須



沒事生事一日語之曰子胡不見尹焞張繹朋友間家好  
講學然三公皆同齒也敦夫來見先生曰先生令其來見  
二公若彥明則其所願見如思叔莫不消見否先生曰只  
不消見思叔之心便是不消見其之心也伊川嘗謂學者  
曰孟厚不治一室竟亦何益學不在此假使灑掃得潔淨  
莫更快人意否釋尹之答孟甚切近正直  
寬因問伊川謂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  
論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釋只如此答其人亦自可見  
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  
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

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

皮坐是日更不坐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

釋橫渠讓善之心甚切然此等

恐多程氏門人所記

明道說仁宗一日問折米折幾分曰折六分怪其太甚也

有旨只令折五分次供進偶覺藏府曰習使然也却令如

舊又禁中進膳飯中有沙石含以密示嬪御曰切勿語人

朕曾食之此死罪也又一日思生荔枝有司言已供盡近

侍曰市有鬻者請買之上曰不可令買之來歲必增上供

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中甚饑思燒羊頭近侍乞

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



竟夕不食

釋如宋仁宗於治世如三代何有

先生曰某才十七八歲見蘇李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

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

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惟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

他日去見蘇乃指先生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釋半年後得大學西銘看此意要思得之

先生與思叔共學之久一日伊川問二子尋常見處同否

為我言之先生曰某不逮思叔如凡有請問未達必三四

請益尚有未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才說便點頭

會意徃徃造妙只是某雖愚鈍自保守得若思叔則某未

敢保他伊川笑曰也是也是自後再請益退伊川必謂諸

郎曰張秀才如此不得尹秀才肯得

釋尹氏真切確實

南方學者後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後學于門

誰家是有得者伊川曰豈便敢道他有得處且只是指與

得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感大煞若夫自得尤

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豈不難哉若論隨力量而

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釋自得如此之難

司馬溫公修通鑑伊川一日問修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

伊川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伊川曰此復

何疑伊川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某於魏徵



亦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  
以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雖何所取邪温公竟如舊說  
管仲雖初有過善補者也魏徵初不無過者也功業雖多何足法乎

與叔問伊川曰某見孟子亦有疑處舜為法於後世我猶

未免為鄉人憂之如何如舜而已伊川曰聖人憂則有之

疑則無夫何故人所當憂不得不憂如孔子是吾憂也若

疑則無之矣釋夫子四

先生曰近有人說伊川自比孔子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

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决無此語已釋伊

川多以門弟子比由求然而伊川此由求則廣矣

先生曰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

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

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悶

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

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

川曰只為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語豈不是悟

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

象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釋知分亦難况守乎守分可以至命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

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



請不敢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受之歸伏讀  
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  
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似太露天機也伊川歎美曰近日學者  
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釋此四句括盡易道學者須從近處求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問  
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緩之斯來動之斯  
和是亦感與應乎釋感應只是誠到應處并感亦不知也

昔嘗請益于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  
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

事也如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  
也明道作洛河竹木務時過一寺門牆上有人題要不悶  
守本分時田明之隨行明道每過必曰好語一日明之問  
明道曰只被人不守本分也後先生聞此語復問伊川伊  
川曰只為人不能盡分先生謂寬曰看伊川語豈不是悟  
則句句是凡一言一句便推到極處看盡分字是大小氣  
象又謂寬曰才說盡分便不消說悶也釋知分難以守乎守分可以至合  
伊川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  
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  
請不數多閱一日出易傳序示門弟子先生受之歸狀讀



數日後見伊川伊川問所見先生曰某固欲有所問然不敢發伊川曰何事也先生曰至微者理也至者者象也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似太露天機也伊川嘆美曰近日學者

何嘗及此某亦不得已而言焉耳釋此四句括盡易道學者須從近處求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先生初聞之以問

伊川曰此事甚大人當自識之先生曰緩之斯來動之斯

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釋感應只是誠到應處并感亦不知也

昔嘗請益于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論之適聞

寺鐘聲示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

曰且更心養釋聲在鍾內方得

且更涵養釋聲在鍾內方得

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釋私心便是多

一心也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

坐伊川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

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釋此無不通者

張思叔與和靖侍伊川伊川問曰賢輩尋常商量事有疑

處否對曰張某所說某疑某所說張某不疑張某聰明道

頭知尾某必待再三問然後曉然但恐張某守不定如某



伊川喜右四十條見呂堅中所記尹

問將孔孟之言切要處思索如何曰須是熟看語孟玩味

咀嚼伊川云若熟看語孟亦自得者此也當時門人有問

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若有得終不決

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釋必有事焉

先生曰明道猶有謔語若伊川則全無問如何謔語曰明

道聞司馬溫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遂

止笑曰我將謂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

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釋二子和介如此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

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

少游面色駢然釋此便是聽其言也屬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

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

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右五條見震澤語錄王蘋信伯門人信州周憲所記○釋樵亦隱者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簣事先生曰是禮也君子所

以貴卑禮者為其以之而生以之而死如此其明也說之

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

其身而絕於禮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

老子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所以



貴哉先生曰然右是詹事文集說之以道。釋禮合處是道。

神宗問明道以張載邢恕之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後

臣游釋此亦見其厚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

揀難底問釋只如此答便近神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

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右五條見晁氏

所錄。釋唐鑑多三用人皆伊川發之也。

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

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釋以意極仁

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

者讀書却只閑了都無用處釋此不有博奕者乎之義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

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釋此三不幸入道便難

明道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

儀盡在是矣右見呂氏童蒙訓大中字居仁

有言鬼物於伊川先生者先生云君曾親見邪伊川以為

若是人傳必不足信若是親見容是眼病釋此可破惑

尹彥明與思叔同時師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

卷之四十四



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先生沒思叔亦病死彥明窮居教學未嘗少自貶屈常以先生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為本彥明

獨能力行之

釋尹子在程門猶曾子在孔門也

彥明嘗言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為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美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因說往年先生歸自涪陵日日見之一日因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先生不習無不利時則更無精當更無計較也邪先生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晁以道常說項嘗以書問伊川先生云其平生所願學者康節先生也康節先生沒不可見康節之友

惟先生在願因先生問康節之學伊川答書云其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論惟未嘗一字及數

耳

釋且只當就康節長處答更好

崇寧初家叔舜從以黨人子弟補外官知河南府鞏縣請見伊川先生問當今新法初行當如何做先生云只有義命兩字當行不當行者義也得失禍福命也君子所處只

說義如何耳

釋若說調亭便差也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才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釋莊敬無餘事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  
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  
變其安敢變此乃劉子駒處見其祖所錄今有記右  
事汪端明記○釋變在外不變在已

二程子抄釋卷之八

二程子抄釋卷之九外竅

後學呂柟抄釋

論王伯之辨第一明道文下同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  
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  
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  
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  
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則在擇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  
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  
立其志王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



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  
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  
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  
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  
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  
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  
足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  
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  
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  
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

其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  
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  
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  
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  
君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  
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  
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救千古深錮  
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聰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  
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更張則  
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



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謹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  
 亂者自古以來何常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  
 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  
 斷沛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熙寧二年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釋論王伯之分甚明白矣則行

王道甚  
 簡易矣

論遣張載按獄第二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  
 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  
 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  
 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

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干政治之大體  
 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  
 儒者之不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  
 治獄雖足以見其鈎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  
 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  
 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  
 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  
 選差貴全事

熙寧二年閏十一月十一日  
 釋按獄狀非獨為張載實為朝廷也

論君道第三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



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儒賢不必禁以職事裨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

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哓哓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虧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正心誠意體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釋君志定便可通天下之志

### 論十事第四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連事增損之制然至於為治之大原物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



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修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以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樂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

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紀綱

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者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



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  
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  
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  
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  
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効亦非有古今之  
異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  
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  
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  
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  
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

之於農則府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後毒遍天下不更其制  
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  
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  
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  
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  
縱橫饑饉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  
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  
何以不至言定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  
農公私交易而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



無所苦困人于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賞度觀其窮  
蹙辛苦孤貧具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  
益歲滋久無以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  
免患豈可油明無可柰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  
漸為之業必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  
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  
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  
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  
楮斧斤焚劫湯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  
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

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  
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  
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  
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  
而後已豈有正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  
不講求而指盜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時其  
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  
如其綱條庶幾數施為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  
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



說哉惟聖明裁擇釋此十事豈止在宋無古今之異乎

論養賢劄子第五

臣竊以議堂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言與人同樂取于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為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

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嚴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召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識材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交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釋只將已有之賢肯用之其治亦過半矣况養乎



答橫渠先生定性書第六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後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內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衷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亦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入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役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



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之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  
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亡其怒而觀理  
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  
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  
慮當否待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  
惟聰明裁之釋定性書生  
熟只是一義

晉城縣令書名第七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  
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  
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湍然無聞矣如漢唐

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  
書者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  
幸得以蓋其惡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  
賢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為之法  
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  
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為吏三歲  
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即皇皇然  
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更書已至矣儻後  
之人所志不同復有其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  
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



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為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釋縣令書名記其以天下後世懼人乎以天下後世懼人而古史尚未復者何也

經筵劄子第一

伊川文下同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一作傳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

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



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冲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釋以為天下之事無急於此正後世所謂近也有志古道者其究心焉

經筵劄子第二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

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指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一應華巧奢靡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釋為天下生靈計須得如此周密慎



經筵劄子第三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慎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日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進止釋必如此然後能大

有為又曰如此便是大有為

上太皇太后疏第四

臣願傾竭愚誠冒聞天聽狂妄之誅非所敢避伏念臣草萊賤士蒙陛下拔擢置之勸講之列夙夜畢精竭慮思所以補報萬一昨於去年六月中嘗有奏陳言輔導人主之事已踰半年不蒙施行一事臣愚竊思所言甚多如皆不可用其狂妄亦甚矣雖朝廷寬大不欲以言罪人然主上春秋方富宜親有德之士豈可以狂妄之人置之左右臣彷徨疑慮不能自已況臣所言非出已意皆先王之法祖宗之舊不應無一事合聖心者竊疑文字煩多陛下不能



詳覽或雖蒙覽而未察愚意臣不敢一一再言止取一事  
取切者復為陛下陳之臣前上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  
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亦  
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  
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  
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煩勞聖躬欲乞只就  
垂簾日聽政罷聖體不倦時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  
上進業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使天下知陛下於輔養  
人主之道用意如此延對儒臣自古以為美事陛下試從  
臣言後當知其不謬此一時之事且非定制如其無益罷

之何晚自來經筵賜坐啜茶蓋人主崇儒重道之體今太  
皇太后省察主上進業雖或使之講說亦無此禮臣所以  
再言此一事者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稟之事無由上達若  
得時至簾前可以陳說所係甚大陛下必謂主上幼冲間  
日讀講足矣更無他事此其不然蓋後前不曾有為陛下  
極諫輔養少主之道者故陛下未深思爾願陛下聖明不  
以臣之微賤而忽其言察臣區區之心豈有他哉惟欲有  
補於人主爾臣披瀝肝膽言盡於此伏望聖慈采納天下  
幸甚

幸甚

釋雖於女王猶如此委曲進悟況  
於長君明主哉其志忠且仁矣

開樂御宴奏狀第五



臣伏覩有司排備開樂御宴臣備員勸講職在以經義輔  
道又主事有害義不敢不言夫居喪用喪禮除喪用吉禮  
因事而行乃常道也今若為開樂張宴則是特為一喜慶  
之事失禮意害人情無大於此雖曰故事祖宗亦不盡行  
或以故而罷或因事而行臣愚竊恐祖宗之意亦疑未安  
故也自古太平日久則禮樂純備蓋講求損益而漸至爾  
雖祖宗故事固有不可改者有當隨事損益者若以為皆  
不可改則是昔所未違今不得復作前所未安後不得復  
正朝廷之事更無損益之理得為是乎況先朝美事亦何  
嘗必行臣前日所言殿上講說是也故事未安則守而不

改臣前日所言久至受表賀是也臣前後累進狂言未嘗  
得蒙采用而言之不已者蓋職之所當不敢曠廢伏望聖  
慈特賜聽納自中降旨罷開樂宴直候因事而用於義為  
安冒瀆天威臣無任釋此便見有斟酌三代禮樂之意

顏子所好何學論第六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  
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  
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  
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  
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



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一作性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

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克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



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後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者也孟子則學而知者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釋不遷怒不貳過之學分明不遠不為却他處枉日月自

老

### 賑濟論第七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之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殍死者在前無以救矣數年前一親戚為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雞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嘗憐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給米



者午即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  
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  
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  
給第一先營寬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籍如作粥須官員  
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惰  
至其饑餓哀矜之一也

釋賑濟論仁博而  
智周其王政乎

### 楔飲詩序第八

上巳楔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取為後人所稱慕者何  
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者所重耳  
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廙始居洛則引流回

環為泛觴之所元豐己未首撰楔事公廙好古重道所命  
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于歌詠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  
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  
而為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之心禮義為疎曠之比道  
藝器筆劄之工誠不懼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  
之慕昔人也哉

釋若此楔飲豈止  
並芳於蘭亭乎

### 遺金剛志第九

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  
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亡之則  
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嗟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曰



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予曰人得之乃非亡也吾嘆乎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寂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志之後十五年紹聖乙亥秋九月因閱故編偶見之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為之涕下

釋先生初嘆其意以覺未盡

### 蜀守記第十

成都人稱近時鎮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鈞文潞公語不善必曰蔣堂程戡故誣言曰彥博虧田況程戡勝蔣堂虧猶言不如也寂善之中言田更優不善之中程猶差勝也予訪之士大夫以至閭里間察其善不善之迹所謂善者得民心之悅固有可善焉所謂寂不善者乃可謂寂善者也至今人言及蔣公時事必有不樂之言問其所不樂者眾口所同惟三事而已減損邀樂毀后土廟及諸淫祀伐江瀆廟木修府舍也其尤失人心者節邀樂也前蔣堂十年為政後闕○釋欲知官之賢否當視何等入編

### 養魚記第十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字食猶見其煦沫也不忍  
因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筋支頤而  
觀之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  
吾之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  
入汚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  
仁養物而不傷也如是魚之於是時其有是困耶推是魚  
孰不可見耶魚乎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  
咀嚼吾免爾於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量爾  
於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爾之命生爾誠吾  
心爾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

戚戚者豈止魚而已乎至和甲午季夏

釋養魚記與窓前草蠶鳴意同皆可

觀仁矣

謝呂晦叔待制相見書第十二

竊以古之時公卿大夫求於士故士雖自守窮閭名必聞  
才必用今之時士求於公卿大夫故干進者顯榮守道者  
沉晦願處乎今之世才微學寡不敢枉道妄動雖親戚鄉  
閭間鮮克知其所存者矧敢期知於公卿大夫乎伏承閣  
下屈近侍之尊下顧愚陋仰荷厚禮媿不足以當之噫公  
卿不下士久矣願晦於賤貧世莫之顧而公獨降禮以就  
之非好賢樂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願閣下持是



好賢之心廣求之之方盡待之之道異日登廟堂翊明天  
子治以之自輔以福天下豈不厚與鄙朴之人不善文詞  
姑竭其區區少致懇釋此書豈惟見先生之自任又以教晦叔之錫類也

答橫渠先生書第十三

累書所論病倦不能詳說試以鄙見道其畧幸不責其妄  
易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如虛無即氣則虛無之語深  
探遠賈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也然此語未餘所論以大能無過  
槩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一作之  
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  
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約觀織微盡識之矣考索更願完至者如揣料於

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何日得拜見當以采書  
為據句句而論字字而議庶及精微牽勉病軀不能周悉

釋此書亦禮恭言直

上富鄭公書第十四

伊川程頤齋心裁書再拜獻于致政司空相公閣下願鄙  
野之人未嘗請謁有位故不獲從鄉里士子趨進門下今  
者来自山中聞太皇太后厭代心誠有所迫切無路上達  
敢以聞於左右盖非公無可告者非公無肯為者願頃歲  
見治昭陵制度規畫一出匠者之拙謀中人之私意宰執  
而下受成而已莫復置思以巨木架石為之屋計不百年



必當損墜既又觀陵中之物見所謂鐵罩者鐵幾萬斤以木為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處厚纔寸餘遠不過三二十年決須摧朽壓于梓宮于時私心惶駭不能自己使人聞於魏公魏公不以為意以魏公之忠孝於仁皇非不盡心惟其蔽於衆論昧於遠慮以天下之力葬一人於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復固知無可柰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喪或終夕不寐今鄉鄰之間有如是事可為謀而不以告人必謂之不仁況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宮闈因此事會可為之謀夫合葬之禮周公已來未之有改近取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如乾陵乃是

再啓太祖皇帝神謀遠慮超越萬古昭憲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禮則得尊親之道徇俗法則皆享福之永此為可行無足疑者伏願公忠誠奮發為朝廷極論其事請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徹去鐵罩用厚陵石槨之制仍更別加裁處使異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救仁皇必至之禍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誠能為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熾昌壽臧子孫保無疆之休竊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餘年位極人臣恩遇無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聖體保其安全雖陷一作禍患所不避也況一言之易肯顧慮而不發乎事理至明願主上素未知爾以公言之重



竭誠致懇再三陳之不憂朝廷之不悟獨繫公為不為爾  
哀誠憤激語辭鄙直內省狂易戰懼無地不宣釋伊川忠  
愛生於天  
性如此富  
猶不及

上河東帥書第十五

願荷德既深思報宜異輒以狂言晚聞台聽公到鎮之初  
必多詢訪衆人對公之語願能料之當曰虜既再寇河外  
必不復來公可高枕矣是常言也未知奇勝之道兵法曰  
攻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謂其不來乃其所以來也又曰  
彼興大衆豈徒然哉河外空矣復來何利是大不然誠使  
彼得出不意破蕩數壘足以勞弊一道為利大矣何必負

載而歸然後為利也竊恐謀士悅於竟憂計司幸於緩責  
衆論既一公雖未信而上下之心已懈矣是可慮也寧捐  
力於不用毋惜功而致悔莫若使彼聞嚴備而絕意則疆  
場安矣豈獨使敵人知有備而不來當使內地之人信可  
恃而願往則一二年間便可致完實長久之策也自古乘  
塞禦敵必用驍猛招徠撫安多在儒將今日之事則異矣  
願公念之釋籌邊無  
遺策矣

答人示奏草書第十六

辱示奏藁足以見仁人君子愛民之心深切如此欽服欽  
服子弟當勉公以速且堅何可已也然於愚意有未安者



敢布左右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為主願欲公以愛民為先  
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為寇亂可也不惟  
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  
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  
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財散則人聚後世苟私利於目前  
以兵制民以財聚眾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為迂秦漢而下  
莫不然也竊慮廟堂諸賢未能免此惟當以誠意感動觀  
其有不忍之心而已淺見無取惟公裁之

釋謀人之忠告  
君之體可無觀

答某長文書第十七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自難前期也中前奉

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  
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  
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  
苟不能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為學之末宜兄之見責  
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

恐不記書中  
之言故却錄

去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其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  
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  
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  
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  
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



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二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其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于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遠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多注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



下足以代面話釋讀此書而尤馳心空辭者非志士也

答呂大臨書第十八

先生曰中即道也若謂道出於中則道在中內別為一物矣所謂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為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天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為一即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為二乎

答楊時論西銘書第十九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

細看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

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

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之弊私勝而

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

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

比而同之過矣若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

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釋據此則龜山似以體用為二尚在文字上泥乎

答張闕中書第二十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



身後覺老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已釋易是人事在粗顯處求便易得

葬說第二十一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

潤澤一作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

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决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名避村落遠井壑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

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至於年

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



著龜而決也。墓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墓，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釋此墓事之準繩規矩

祭禮第二十二

凡祭洒掃廳事，設几案於階下，設盥盆，悅手巾，祭前一日視滌濯。五更起，安排如法。具時果，並菜三釘，或五釘，盞盤匙筯，訖次設香卓，次設盥盆，茅縮更祭，服焚香，請曰：孝孫某，今以仲春之祭，共請太祖某官高祖某官曾祖某官祖某官考某官，降赴神位，奠酒焚香，跪執事者過酒，左手把盤，右手以酒澆酌於灌，盃茅縮處，俛伏再拜，與左避位，遂

行獻執事者注酒下食，二味或一味，隨人家貧富，頃之再

拜，亞獻如前三獻如前事，畢焚香曰：祭祀已畢，揖執事徹

饌祭祖妣亦如前式。釋此禮近人情，雖庶人可通行。

與方元案手帖第二十三

聖入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

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于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

而買積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

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

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

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按朱子跋此帖有二，其一有應舉耕田之語，又嘗得先生年二



十五時帖惜皆不可見姑記  
朱說云○釋只要人實學耳

傳聞續記第二十四

釋續紀數事亦自關切

神宗欲用温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下詔謂監察御史  
史稟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卿度乘否顥對曰陛下能用  
其言光必來不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  
光者常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同上  
陳左司瓘曰范公淳夫嘗論顥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  
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  
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常以寡陋自媿了翁之  
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每得明道

之遺事

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  
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  
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稍愈  
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  
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不三十年子孫有  
乞丐於海上者矣程頤云凍水記聞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  
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胡本傳家錄  
伊川又同張子堅東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



川辭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  
吾儕看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  
願後先生遊同上

先君病且革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致力願先生自  
主張先君曰平生學道固如此矣然亦無可主張伊川猶  
且問難不已先君戲之曰正叔可謂生薑樹頭生必是生  
薑樹頭死也伊川曰從此與先生求訣矣更有可以見告  
者乎先君聲氣已微舉張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先  
君曰面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着身處況能使  
人行也同上

卷之九

二程子抄釋卷之十

後學呂枋抄釋

五七言詩律第二十五

釋律詩於和風廿  
雨中求之則得

仙掌遠相招縈紆渡石橋暝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樹色  
千層亂天形一罅遙吏紛難久駐回首羨漁樵遊山

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間幾悲歡況復多聚散青陽

變晚春弱條成老幹不為時節驚把酒欲誰勸晚春

雲靜好風微清光溢四垂金行方盛日陰魄正中時鬢

窺瑤闕分明露桂枝遶英同醉賞誰復嘆官羈中秋

得意即為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文席滿自自雲蘿靜聽



禽聲樂閑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奈此情何和花

治劇君能佚居閑我愛慵自惟降藻艱不鮮繼夫空寡和

知高唱深情見古風靜吟梁甫意真似臥隆中

庭下竹青青盆荷水面平誰言無遠趣自覺有餘清影倒

假山翠波光朝日明漣漪尤綠淨涼吹夜來生盆荷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

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陳公真園修禊事

轟雷疊鼓響前峯來自彤雲翠靄中洞壑積陰成氣象鬼

神憑暗弄威風噴崖雨露千尋濕落石珠璣萬顆紅縱有

虬龍難駐足還應不是旱時功高觀谷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

有路通須近天陰吹響雷生谷底老松如箸見崖顛結根

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凌霄三峯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日武陵源上來此花近歲方有不比常花羞

晚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留金蕊笑天偏與漏泄春香衆始

猜無得佳名共堅節曉霜還獨對樓臺桃花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書簾乍須火暖親爐獸初

覺冰澌結硯蟾敗葉卷風輕簌簌遠峯經燒靜尖尖出門

未要貂狐煖且着輕裘次第添寒早

青帝方成萬物春如何淫雨害芳晨乞求共指雲間日悔



恨輕嫌陌上塵消盡風威猶料峭放閑春色已隣响燕遊  
莫道王孫樂亦有羲皇更上人新晴野步

濕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快  
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橫舴艋有時經雨飲虹霓  
如何咫尺塵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西湖

城居不見禹山重因起高高亭破遠空虛曠直疑天宇外  
周旋如在畫屏中疑風散靄層層出削玉排青面面同  
暫得登臨已忘去四時佳致屬賢公環翠亭

大都博奕比自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車馬尚存周戰法  
偏裨兼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河外尖斜步卒輕却  
凭

紋楸聊自笑雄如劉項亦閒爭戲

滿地清霜結曉寒平明飛霰洒柴關乍憑酒力溫肌骨  
陡覺風威着面頰閭里相呼泥北戶牛羊收牧下前山  
急須趁日藏薪炭凍後高枝不易攀和家君早寒之什

漸覺東皇意思勻陳根初動夜來新忽驚平地有輕綠  
已蓋六街無舊塵莫為枯榮吟野草且憐愁醉祝香輪  
詩人空怨王孫遠極目萋萋又一春和詠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  
清風千古伯夷貧各求墨妙多携卷天為詩豪剩借春  
儘把笑談親俗子得容猶足慰鄉人和邵堯夫打乖吟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為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萬  
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時止  
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先生非是愛吟詩為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閑

采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

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和堯夫首尾吟

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持几杖來行次每容參極論坐

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春

身閑兩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和堯夫四街之作

先生高蹈隱西街風月猶牽賦詠才暫到隣家賞池館便

將佳句寫瓊瑰仕圖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字占接只有

一條誇大甚水邊曾未兩三盃

月陂堤上四徘徊址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一

罇聊為晚涼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自來世事

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亦和堯夫遊月陂

寥廓天氣已高秋更倚凌虛自尺樓世上利名群蟻蠟古

來興廢幾浮漚退居陋巷須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

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秋日偶成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

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



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閑坊西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窠恰似使園基址小全

勝浥澗路途賒知他陋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已誇且喜

杖藜相過易隔牆無用少游車和王安之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興逐亂紅穿柳巷困

臨溪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祇恐風花一片飛況是

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行莫忘歸郊行即事

新蒲嫩柳滿汀洲春入漁舟一棹浮雲幕倒遮天外日風

帘輕颺竹間樓望窮遠岫微茫見興逐歸槎汗漫遊不畏

蛟螭起波浪却憐清泚向東流春日江上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吳坂峻飛

雲猶認華山高門前岐路通西國城上樓臺厭管濤欲問

甘棠舊風化主人邀客醉香醪下白徑嶺先寄孔周翰即中

衡茅岑寂掩柴關庭下蕭疎竹數竿狹地難容大池沼淺

盆聊作小波瀾澄澄皓月供宵影瑟瑟涼風動曉寒不校

蹄涔興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益荷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

土誰同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棟藁二年零落去山丘寢門

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游哭張子厚先生

陰晴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我心閑鳥聲人意融和候草



色花芳香藹間水底斷霞光出岸雲頭斜日影銜山緣情  
若論詩家興却恐騷人合厚顏新晴野望

詩絕句第二十六釋絕句於清風明月下求之即飄朗也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  
謂偷閑學少年偶成

吏身拘絆同疏屬俗眼望昏甚聾矇辜負終南好泉石一  
年一度到山中白雲道中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空令學業衰世路嶮巇功業遠未  
能歸去不男兒馬上偶成

參差臺殿綠雲至四面簷簷一徑通曾讀華陽真誥上神  
仙居在碧琳宮草堂

車倦人煩渴思長巖中冰片玉成方老仙笑我塵勞久乞  
與雲膏洗俗腸長嘯巖中得水以石敲食甚佳

久厭塵籠萬慮昏喜尋泉石暫清神目勞足倦深山裏猶  
勝低眉對俗人游重雲

南藥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齊上方頂上朝來望陡  
覺群峯四面低雲際山

襟裾三日絕塵埃欲上籃輿首重迴不是吾儒本經濟等  
閑爭肯出山來下山偶成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潢



溪山水照入清

心閑不為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榮莫謂冗官難自適暇時還得肆遊行

功名不是關心事富貴由来自有天任是權醜辱謀利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生得遇唐虞聖為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閑主簿嬉遊不負艷陽天

獄訟已聞寬帶雪田農還喜土膏勻只應野叟猶相笑不

與溪山作主人以上亦遊山作得小松黃楊四本植公署詩呈張寺丞與宗

須知春色醲於酒醉得遊人意自狂直使華顛老公孺看

花爭入少年場

貪花自是少年事泥酒定嫌醒者非顧我疎慵老山野却

騎歸馬背斜暉

下馬問老僕言公賞花去只在近園中叢深不知處

桃李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響春霆就中得意張公子十

日花前醉不醒以上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不遇戲書學舍

妖言莫信傳張惡虛氣休將碎唾壺借問閑窓靜孤坐何

如爭勝擊珊瑚贈王求甫鐵如意

曉日都門颯旆旌曉風鏡吹入三城知公再為蒼生起不

是尋常刺史行送呂晦叔赴河陽

在蘇三首三首



二龍閑臥洛波清今日都門獨餞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  
知深意在蒼生贈司馬君實

曾是去年賞春日春光過了只逡巡却自去年春自去我  
心依舊去年春題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  
任晚山相對愁題淮南寺

誰憐大地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會向紅塵生野思始  
知泉石在胸中野軒

強潔猶來真為好高安得是無心汀亭妙肯君須會物  
我何爭事莫侵汀亭

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無風入庭戶清  
香交送滿檐楹藥軒

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知剩占春風處思  
順街來第一家晚暉亭

急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枝謾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淡  
雲微雨此時情和諸公梅臺

常勸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履染埃塵祗應風雨梅臺上已  
減前時一半春後一日再和

鞭羸百里遠來遊數日陰雲暝不收遮斷好山教不去如  
何天意異人謀伊川遊嵩山下首同



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  
時還解壽斯民

謝王徐  
期寄藥

二程子抄釋卷之十終



